

海外呼聲

——白 先 慎——

先慎：

但願你不嫌我冒失。我想我們應該彼此認識，……或許我們也可能成為朋友，我願意試一試。

這樣做有一個目的，也可以說，是需要你幫點忙，如果你願意。在這裏，我們有一群同學，……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理想：希望在我能力範圍之內替我們的國家做一些有意義的事。以我們的處境，所能固然有限，但在國外的這一段時間，却是一個極可貴的機會。我們仍在求學，所以很自然的，我們希望能對國內的同學有點幫助。在台大的時候，時常我們會覺得自滿，出來以後，我們才知道所謂「日新月異」究竟是什麼意思。在台大的時候，我們常為得不到所需的資料而苦惱，出來以後，我們是為有太多的資料讀不完而着急。過去和現在的經驗使我們想到些我們可以做的事。

國內的同學們由於課內的作業已相當重，很少有讀期刊的習慣，（圖書館的期刊已經不多，不去讀它們更失去作用了。）所以大部份知識是「停滯」的。有多少同學知道去年在固態物理方面發現的 Oshinsky effect 是什麼？有多少同學注意到時代雜誌上報導哥倫比亞大學的 Feinberg 教授正在尋找一種運動速度大於光速的粒子？很多知識我們不須深究，不須了解得十分透徹（事實上不可能）但至少知道有這麼一同事是應該的。台大物理系的同學「精專」的功夫很夠，但是「博」的程度就差了。

我們想做的是把一些新的有價值的資料介紹給同學們，讓你們能知道國內外的科學家們正在發展些什麼——多知道些物理方面的常識也是好的。

此外，到三、四年級以後，可能會自己作些實驗，或在教科書，參考書中發生問題，須去文獻上找答案的。我們了解到系圖書館的苦惱——它不一定能給你們滿意的答覆。這時候如果你們願意花一張郵簡的郵資，我們將很願意幫助你們獲得所要的資料。

上面這兩件事，是我們認為有能力作的。前者是我

們主動的提供，就必須在校同學中有人願意幫我們把寄回的資料讓同學們看到。後者是被動的，但也須有人讓同學們知道我們願意作這件事。

我把我的想法都說了。我很願意聽聽你的意見。我也很想知道在校同學們的想法是怎樣的。你知道：出來以後發現在學校時自己許多觀念都是不正確的。我希望有機會和仍在國內的同學討論討論，也許對彼此都會有益處的。

盼望你有空時來信，謝謝。 祝 好。

張一蕃 五十八月二月十七日

× × ×

這是一蕃同學自Cornell Univ. 寄來的一封信，不知同學們看了有何感想。每年暑假大批台灣各大專學校的畢業生飛向大洋彼岸，或為追求一己的理想，或為隨波逐流……但是身在異邦，心懸故園，反哺之心油然而興。我們系裏可謂人材濟濟，每屆同學登機前夕；不少人心中未嘗不會有他日多多少少為自己國家做點事之想。然而歲月逝矣，當年理想，抱負亦漸付諸流水，個人事業縱或有成，為人作嫁之感觸則不能不有（雖說科學是無國界的，然而有幾個人能用得開這份國家，民族的感情），然而那麼多年來有多少人能真正有計劃的作點事情，當然我們在校同學很感謝捐書，捐款的學長們。但是以我們系裏那麼多年來畢業那麼多的校友，已有成就者不在少數，可做的事似乎尚多。

一蕃學長和我可謂素昧生平，為了一片熱腸自動的願為我們在校同學提供幫助，作為在校同學中的一份子，我可謂感激莫名，唯一衷心寄望的一件事，希望在校同學勿讓此熱誠冷卻。有興趣的同學希望能和我連絡。（後附一蕃學長的通信處。）

I Fan Chang (張一蕃)

Dept. of Applied Physics

Clark Hall, Cornell Univ.

Ithaca, N.Y. 14850